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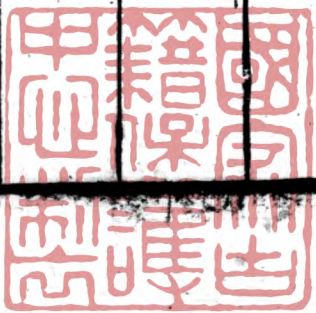


西莊始存稿卷二十五

傳

胡申布魯傳

胡申布魯滿洲正藍旗人姓吳雅氏世居哈達父
瑚琛布率所部來歸天聰五年胡申布魯與薩穆
哈圖從大兵征明攻遵化州克其城授雲騎尉順
治元年從睿王多爾袞入山海關擊流寇又從都
統葉臣等進取山西敗賊于太原並力戰有功二
年從英親王阿濟格追勦流寇由湖廣沿江東下
至九江斬馘無算進牛录章京世職三年從征騰



西華如石和 卷二十一
機思擊土謝圖汗及碩羅汗等兵敗之五年從征
江西叛鎮金聲桓十一年從征浙江舟山海寇累
功至一等輕車都尉兼雲騎尉十七年以協領駐
防江寧從將軍喀喀木擊海寇鄭成功力戰沒于
陣事平贈三等男爵世職以其子愛音查襲愛音
查從征逆藩吳三桂于長沙擊賊陣亡加贈二等
男以其子雅岱襲

拜才傳

拜才蒙古正藍旗人姓巴魯特氏世居喀爾沁崇
德三年隨貝勒杜度征明真定用雲梯攻饒陽縣
以第三人登城拔之七年復隨貝勒阿巴泰征明
山東等處以步戰敗明馬步軍於渾河岸順治二
年與副都統阿機拜隨靖遠大將軍英親王阿濟
格追流寇李自成餘黨及諸安陸屢破其營賊殲
焉三年隨征南大將軍貝勒博洛征福建連敗賊
于泉州自泉州進取安溪累功至三等男十二年
大兵征湖廣偽安南王劉文秀左將軍盧明臣與
國侯馮雙禮等引偽總兵三十餘員賊兵二萬戰
艦四百餘艘侵岳州及武昌拜才與護軍統領蘇
克薩哈設伏出其不意擊破之進二等男十五年

征雲貴僞侯李成蛟引僞總兵四員馬步賊兵九千屯于涼水井拜才率本旗前鋒兵首陷陣七戰皆捷賊爲奪氣又敗賊於雙河口蒲棚嶺又與僞鞏昌王白文選戰破走之軍聲大振僞晉王李定國率其黨數千人來援戰于磨盤山拜才陣亡論卹加一等男以其姪札木素襲

阿拉密傳

阿拉密滿洲正黃旗人姓舒穆祿氏世居混丑父那木泰從

太祖高皇帝征伐積功至總兵官坐事革職

太宗文皇帝復擢都統從大兵征明攻遵化朔州應州平魯等城並有功授三等副都統世職病卒以阿拉密襲進加一等輕車都尉順治七年僞秦王孫可望據滇黔爲寇九年我大清兵出湖南阿拉密從征至衡州與可望遇于岔路口率所部奮勇深入殊死鬪斬獲不可勝算可望力竭乃退還貴陽阿拉密轉戰而前卒于陣議卹贈三等男以其子哥藍布襲

巴雅思胡朗傳

巴雅思胡朗滿洲鑲黃旗人姓吳訥虎沁氏世居

察哈爾初任參領署副都統從征江西至吉安府城東北有賊三千餘掘濠立營與城中賊相應巴雅思胡朗直前突擊破走之鏟其濠賊兵千餘復出城來援迎擊又敗之遂定吉安江西諸城次第皆下進略地湖廣武昌至白鷺洲遇乘船賊五百餘來援巴雅思胡朗曰賊謂我不利水戰故乘船來我當出其不意急擊之賊遠來疲乏非我敵也以十艘衝入其隊火銃鳥鎗並發賊殲焉遂與都統巴查爾副都統碩塔進擊關廂賊營追至城下巴雅思胡朗中流矢卒議卹贈騎都尉世職以其

子鄂齊泰襲

葛思特傳

葛思特滿洲鑲白旗人姓瓜爾佳氏世居瓦爾喀父赫勒以戰功爵至三等輕車都尉葛思特初任一等護衛坐事降四級順治十一年命寧海大將軍宜爾德征浙江海寇詔諸大臣各舉從征將校葛思特以東四旗大臣薦授前鋒侍衛率水師至舟山僞英毅伯阮思以船百艘布列海面葛思特率本旗兵擊破之思遁走僞總制陳六御率船二百來犯又敗之逆藩吳三桂反于滇與都統馬奇

由廣西進勦連破石門次黃草壩遂抵雲南城下
三桂死子世璠窮蹙自剄支黨皆伏誅賊平擢前
鋒參領兼管佐領康熙二十九年從撫遠大將軍
裕親王福全征厄魯特噶爾丹時有旨賜從征護
軍參領等馬人一匹前鋒參領未與葛思特獨奏
懇願得良馬効力詔自往上駟院選擇得白鼻馬
一匹或言此馬誠駿然白鼻妨主恐不宜用葛思
特曰吾方欲効命疆場但取其駿無所忌也八月
與賊戰烏闌布通葛思特首陷陣再出復入左翼
兵從之賊披靡葛思特竟歿于陣師旋裕親王奏

言戰時親見一將騎白鼻馬者三入敵陣衆皆識
之曰前鋒參領葛思特也其忠勇實爲難得

聖祖仁皇帝嘉歎喪至京遣侍衛奠酒給全葬贈
副都統授騎都尉世職以其子甘珠漢襲

費揚古傳

費揚古滿洲正黃旗人姓瓜爾佳氏世居蘇完祖
費英東父圖賴俱以功封一等公費揚古驍悍善
射初任護軍參領從貝子準達征逆藩吳三桂至
彝陵州賊將劉澤敷陶貴之率萬衆來犯費揚古
率所部直逼賊營與戰手背中烏鎗得頭等傷

賜銀五十兩兼管護軍統領事務又從征南將軍
穆占征湖南至長沙遇賊將吳國貴直前突陣所
向披靡賊窮迫返擊費揚古面中鳥鎗歿議卹贈
雲騎尉

賀布索傳

賀布索滿洲鑲紅旗人姓納蘭氏世居葉赫父和
託以功至一等參領加一雲騎尉病卒賀布索襲
父職覃恩加二等男康熙三年隨靖西將軍穆里
瑪定西將軍圖海征湖廣茅麓山賊沒於陣予祭
葬如例議卹贈一等男兼一雲騎尉

哈克山傳

哈克山滿洲正藍旗人姓佟佳氏世居加哈父法
薩禮從征戰沒自有傳哈克山由禮部筆帖式擢
至本旗護軍參領征湖廣茅麓山賊有功擢本旗
蒙古副都統調滿洲副都統尋擢本旗護軍統領
康熙十四年察哈爾布爾尼反命信郡王鄂札
爲撫遠大將軍討之哈克山參贊軍務擊賊于大
鹵大破之招撫數千戶賊平敘功授三等輕車都
尉十六年率兵出江西征逆藩吳三桂連破賊于
新田所至克捷十七年正月進敗賊將韓大任于

老虎洞燒其營砦擒偽總兵副將等百餘人賊窮
蹙詣福建康親王傑書軍前降六月三桂復寇永
興犯我河外營哈克山與都統伯宜里布率兵禦
之與賊將馬寶遇力戰沒于陣 賜祭葬謚武毅
進一等輕車都尉兼一雲騎尉哈克山無子以其
姪巴爾泰襲

穆赫林傳

穆赫林滿洲正藍旗人姓博爾特氏曾祖索諾木
世居烏魯特爲貝勒率衆歸我

太祖授一等子爵穆赫林襲祖職順治九年授副
都統加三等伯康熙十四年正月進議政大臣從
大將軍康親王傑書討逆藩耿精忠于福建時賊
據全閩躡浙東勢張甚穆赫林領前鋒至仙居城
下連破偽都督林寵錢司朱福兵焚其營以雲梯
攻城克之入撫其民民大喜乘勝抵温州悉復所
屬五縣偽將曾養性率兵三萬拒戰于上塘嶺穆
赫林與貝子傅拉塔率官兵力戰敗之又破其舟
師數十艘于南江路始通因修温州城河閘甫事
畚鍤僞總兵彭國明來犯擊卻之乃葺治樓櫓息
民練兵爲進取計十五年二月養性復與其黨祖

洪勳犯我漢軍北營又夜劫江岸綠旗兵營穆赫林往援出奇掩擊衝其陣爲二賊衆披靡盡殲焉八月又破賊于石塘嶺焚其連營二十有八賊爲氣奪十二月進入閩連敗賊吳素楊大于延平克其城渠魁連登雲劉清皆就縛遂復邵武汀州二府十六年九月又破賊何祐于漳州復石井諸寨時大軍屯福州閩地略定穆赫林功最多然餘黨猶竄匿穆赫林率所部徇下沿邊諸邑駐海澄精忠餘黨潛結海盜猝至圍城城小不可守穆赫林欲出不得乃與提督段應舉俱自經未幾大軍至擒賊平之贈穆赫林一等伯

葉映榴傳

葉映榴字丙霞江南上海人順治十八年進士選庶吉士改國子監博士遷戶部主事出權稅江西復視學陝西並著廉明聲旋擢湖北糧儲道參議署布政使事武昌督標裁兵夏逢龍以索餉聚衆倡亂遂巡撫時康熙二十七年五月二十二日也映榴聞變往挺身當之賊以其素得人望擁至營願戴爲巡撫不可賊露白刃脅之度不能脫給以歸署治文書爲期約且戒毋焚掠聽士民逃竄三

西華如不稱 卷二十一
日後當從所請賊喜圍稍解映榴歸署閉門夜令其妻奉母吳氏率臧獲數人覓小舟潛渡乃刺血草疏并封識印信遣人間道詣京師告急遂朝服北面稽首出所佩刀自裁血盈几案間及期賊登堂來迎見映榴已死猶危坐不仆駭汗羅拜于地事 聞議卹贈通政使司通政使加贈工部侍郎廕一子謚忠節立祠以祀 御書丹心炳冊四字扁賜之雍正八年

世宗憲皇帝錄忠臣後特授其子粵鳳陽知府芳蔚州知州孫鳳毛內閣中書同日擢用人以爲榮

陳言夏傳

陳瑚字言夏蘇州太倉人弱冠爲諸生當明季天下多故與同里陸世儀相約講求經濟大略謂全史浩繁難讀乃編爲四大部以政事人文別之政部分曹事部分代人部分類文部分體爲鉅帙各數十字如黑蟻皆自掌錄略能背誦又旁通當世之務河渠漕運農田水利兵法陣圖無不研貫暇則橫槊舞劍彎弓注矢其擊刺妙天下崇禎壬午舉應天鄉試赴禮部試不第歸時婁江湮塞水旱洊至民大饑瑚上當事救荒四政書其預備之政

四曰築圍岸開港浦廣樹藝預積儲防挽之政四曰慎災青早奏報懲游惰勸節省補苴之政四曰通商勸分興役弭亂軫恤之政四曰招流亡緩征索審刑獄恤病困又陳支吾三議其議食四條曰勸義助勤轉輸招商米優米舖議兵八條曰嚴保甲練鄉兵設偵探勸習射練腳夫練牙兵備城守之人備城守之器議信六條曰勵士節和大戶巡郊野安典舖清獄囚嚴督察又上巡撫王公開江書一審勢二經費三役兵四實法皆精切可施行而時無能用者自言其學如醫之治病求之於古

猶治方藥也求之於今猶切脉也按脉以求病按病以定方按方以用藥故百發不爽然主人諱疾則良醫束手識者以爲篤論乙酉以後避兵行遜不交人事嘗初冬驟寒客有重裘者知瑚被單袷欲解以贈竟夕不敢發聲退語人曰乃知今世復有陳無已也其孤介如此晚益困阨常至絕食終不肯干人康熙乙卯年六十三卒瑚之學闕濶俊偉博通古今其論申韓曰申韓刑名之學刑者形也其法在審合形名故曰不知其名復修其形形名參同用其所生又曰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形名

參同上下和調蓋循名責實之謂今直以爲刑法之刑過矣其論理財曰管子富國之法大約籠山澤之利操輕重之權在上不在下而富商大賈無所牟利漢桑孔之徒師其意以爲均輸平準之法而不知其合變何也管子霸道也可施之一國不可施於天下苟利吾國鄰國雖害不恤也爲天下則不然此有餘彼不足不足者亦王土也此享其利彼受其弊弊者亦王民也故桑孔用之漢而耗王呂用之宋而亡其論賦役曰有田則有租即粟米之征有身則有庸即力役之征有戶則有調即

布縷之征唐租庸調三代之遺法也楊炎變爲兩稅即今之條編合丁田戶三者而一之矣唐法之不善在於口分世業其意雖倣井田而實有不便者後陸贄極論其弊以爲專治資產故不善竊以爲不然田租當從兩稅而有身之庸則但當役於本邑如今之牙行匠戶當官相似問丁不問田可也至如白糧之類解送京師自當計畝出財行催役之法如今之官運可也至有戶之調則亦當問戶而不問田但輕其稅可也今之併戶田爲一者亦非也又曰三吳田事全重水利其田亦當如禹

西莊始存稿卷二十五
貢分上中下三等此在縣令可以意行之不必俟
上命也或於閑暇之日循行郊野分高低平三等
遇旱則寬高等之租稅遇水則寬低等之租稅遇
全荒然後及於平等此均農之大要也所著書有
蔚村講規聖學入門書社學事宜開江築圍書薦
先祀神權定禮菊窓隨筆荒政全書今皆不傳
舊史氏曰國初東南多隱君子以志節自勵而博
達多通毅然以經世自任陳先生實爲之魁當避
兵時至崑山之蔚村村田沮洳導里人築圍岸禦
水用兵家束伍法不日而成至今賴之蓋其學用
之必有實效而不爲空言斯可睹矣顧屏居窮野
不求人知當世遂無知之者予求其遺書二十年
不得聊掇所聞千百之一不足以傳先生然藉此
存其梗槩庶幾承學之士猶或聞風而興起焉

西莊始存稿卷二十六

疏

御試河防得失疏

奏爲敬陳河防得失事臣聞治河者但有隨宜補救之方別無一勞永逸之計故古之言河主于治今之言河止于防而已其得失之數蓋可考而知也禹貢所述自導河積石以至于大陸而播爲九河者本在德棣滄景之間同爲逆河以入海者乃在平州石城之境其後代有遷徙則自周定王五年徙自宿胥口東行始歷漢唐至宋橫隴之決河

已改流然猶存京東故道迨至和二年李仲昌開
六塔河于是北流遂閉至金明昌五年河徙自陽
武而東至壽張注梁山灤分爲二派汲胙之流遂
絕元至元間又徙自新鄉出陽武之南于是合泗
奪淮而河道復一大變矣時則會通河成資河以
利漕而明宏治中築斷黃陵岡更以一淮受全河
之水而汴泗沂亦全注之由此迄今變遷雖多大
約與至元不甚相遠也從來論河事者多矣要以
古今異勢斷不可是古而非今故繕完故隄增高
倍薄此賈讓所謂下策也而在今日轉爲上策何

則古之治河惟避河害而今欲因以濟漕古之治
河務順水性而今必屈之使南古者河經大伾兩
山之間極高之地水波湍迅不憂下流之淤乃可
疏而爲九今經中州平陸若冬春久旱即爲漫流
如再分疏不益淤耶勢不得不專用下策兢兢乎
堅築隄岸藉隄束水使之歸槽藉水刷沙使之急
達無已則用捲掃以當其衝無已則置減水閘以
殺其勢如是而已彼紛紛之論有議開支河者有
議復老黃河故道者有議開膠萊河通復海運者
有議移河于山足者有議別穿漕渠不復資河者

按其說似靡靡可聽而行之適足爲害固不如遵
循成法之爲愈也明之治河惟潘季馴最著而其
大端有二一在海口一在高堰蓋水患始于上游
河身之高終于下流海口之淤疏濬河身則有混
江龍等法若下流壅塞皆由雲梯關漲沙日積興
鹽各縣港汊不通苟非常加修治則海口終不能
開也高堰築于陳登葺于陳瑄中又壞而復于季
馴蓋河自宿桃至清河而奪淮入海之道淮乃穿
高堰入高寶河無清淮之刷則泥沙積淤日以泛
濫苟非堅築高堰使淮不南溢則清口之積沙終
無由衝刷也此其得失有瞭然者我

皇上憂勤宵旰視民如傷于河防尤所加意屢
頒明詔指示周詳惟在取前人成法謹守而變通
之凡屬河臣果能仰體

聖意權度于爲疏爲濬爲塞之宜慎以持之勇以
赴之而又必帑歸實用料歸實工墨吏貪胥毋得
中飽則防河之策庶乎有得無失而安瀾可以永
慶矣臣謹奏

劄子

進起居注劄子

西華如存和 卷二十六 三
奏爲乾隆二十二年起居注書成循例奏 聞事
欽惟我

皇上建中立極主敬綏猷學懋緝熙繩武歸于法
祖功隆參贊亮工乃以承天爰彰同文同軌之休
用臻不競不絀之化臣等職叨侍從識陋管蠡依
雲日之光華遭逢多幸仰 高深于海岳魏煥
難名伏見我

皇上聖敬日躋聰明時憲勅幾熙績常旰食而宵
衣思永慎修每求明而問夜黃琮蒼璧 郊壇之
秩祀維嚴春露秋霜 清廟之明禋必肅闕門聽

治則 黼座時勤

視膳問安則 璇闈日永凡以健行之不息聿成
聖政之維新猶以疇咨利病無辭時邁之勞觀採
風謠豈戀深宮之逸動東郊之 彩仗載奉 安

輿沛南國之 恩波恪遵 家法山陬海澨咸歌

華祝以歡迎白叟黃童爭効嵩呼而額手我

皇上省方展義問俗施仁 念此蒼生愛戴之殷
無殊膝下孩提之慕 澤已流而未竭膏已沛而

頻加免積逋之地丁徧霑三省寬帶征之竈戶普
惠兩淮銅沛各邑之漕舳截留兼行糶借宿靈等

處之口糧出給概予撫綏籽種通蠲不論新欠舊
次加賑宜急無分極貧次貧至于望秩以禮 神
祇 臨軒以拔寒峻減等以清岸獄廣額以振膠
庠惟時巡之渥澤海甸均叨而 睿慮之深長河
防更重 軫懷雁戶 命大吏以奏功 親閱虹
隄發國帑以襄事孫家集急興堵築因地制宜荆
山橋大濬淤沙相機決策審開歸之蓄洩則治其
上游導沂沭之汪洋則俾之東注握 神謨于默
運奠巨浸于安瀾誠哉制治之隆猷允矣勤民之
極軌若乃誕敷文德載績武功奉天討以徂征舉
義師以問罪伊犁耆定疆索靡涯厄魯蕩平聲靈
弋廓救民水火法覆載之無私取彼凶殘成中外
之一統于是山莊駐輦塞野行圍雁磧天高布風
雲而結幕龍沙霜淨排鷺鶴以列營當木蘭獮狩
之期正大宛會同之候柔遠能邇惟期一夫無失
所之虞揚烈覲光總使

兩朝無未竟之緒他若官方之必飭民瘼之必周
士習之必端武備之必豫實心實政劼毖常殷引
養引恬痼瘵在抱即如幽冀之偏災偶見經畫彌
詳究豫之積潦甫聞拊循倍至爲一月爲二月散

賑勿遲十之五十之三豁除宜速或撥鄰境之艫
舳頓生白屋炊煙或頒太府之金錢疊灑黃塵化
雨碾伯會寧之略傷冰雹亟 諭矜全龍巖南靖
之乍被風潮多方賙卹而且腳價則計石以益埽
判則按束以增慮倉額之有虧籌補以爲儲蓄慮
米船之有阻免稅以爲招徠將以體恤商人則常
課旣已緩徵而鹽觔復令加引將以惠養邊卒則
馬價業經免扣而麥糧更許關支無非拯彼鴻嗷
奠茲鳩宅鞠育顧復有隱皆通煦嫗噢咻無微不
燭推之重淮徐之三屬守令尤慎其考成改引見
爲八年教職酌寬于邊徼災務之委員代辦玩視
者加以處分重犯之逃脫疎防離任者俾之協緝
外而司牧重寄保舉務在秉公內而部院諸曹甄
別毋容徇庇取實學則旨歸風雅而表判之舊例
盡革雷同惜人才則文擇明通而民社之未諳還
資器使念戎行之或弛定提鎮入 覲之期思姦
匪之未鋤申保甲編查之令又如彰善癉惡執憲
持衡

帝訓輝煌戒奏讞之勿存姑息

聖謨諄摯諭聽斷之勿任遲延名義所關則大加

西莊如存和
整飭侵貪各案則徹底澄清刑期無刑做官邪以
肅吏治辟以止辟勵風俗以正人心賞罰一出于
大公雨露雷霆惟物來而順應恩威要期于至正
陽和肅殺皆酌理而準情凡事宜杜漸防微統歸
日月之照立法以懲一勸百始知天地之仁是則
允執厥中用成蕩蕩平平之治所其無逸胥本兢
兢業業之心而我

皇上猶且夙夜不遑幾康時勅如綸如綍乙夜親
裁爲典爲謨十行時沛傳籤聽漏披寮案之封章
問雨占晴厓方隅之入告斯蓋有典有則無黨無

偏奮武揆文悉遵丕顯丕承之緒立綱陳紀永垂
可久可大之模故道光乎凝績撫辰而化被于時
雍風動臣等躬逢

聖世忝列清班雖簪筆懷鉛時自深其悚惕而戴
高履厚究莫罄其形容謹奏

表

進大清會典表

臣某等奉 勅纂修大清會典經

聖鑒欽定今已告成謹奉 表恭進者伏以 璇
樞廣運垂琬琰以凝休 金鏡高懸炳絲綸而定

制

一人合君師之統立紀陳綱萬年開作述之謨覲
光揚烈惟羣言必折衷於

至聖斯典章遂大備於今茲策府騰輝香厨賁彩
竊惟郅治首端彛教成憲必藉簡編唐虞之惟敘
惟歌懸諸日月夏商之曰誓曰誥重若球琳粵暨
有周監於二代體國經野聿陳八柄八統之詳遷
鎬克殷載申豐保豐謀之訓至於習野外之綿蕝
草創起自叔孫集議奏於石渠薈萃厥惟班固在
唐則門元顯慶遞事校讐在宋則嘉祐政和俱經

採掇元有經世大典之刻明有諸司職掌之文遐
覽累代之舊章鮮及我朝之盡善欽惟

皇帝陛下乘六以御奉三無私不競不綵觀人文
以化天下無偏無黨考禮樂以等百王秉兢兢業
業之心憲天出治懋蕩蕩巍巍之績法祖宜民乃
以勅幾省度之餘穆乎繩武紹庭之意謂本朝
之會典經

列聖之討論溯自景命丕承隆基肇建救黎元於
水火已徵創制顯庸掃區寓之欖槍早睹經綸草
昧特以規模之甫定未遑黼藻之咸周仰惟

皇祖聖祖仁皇帝維鼎迎祥王局啟汗青之業瑤
圖應運丹綸緡竹素之藏爰於康熙二十有九年
修成會典百六十二卷我

皇考世宗憲皇帝重頒異命再煥離明續玉版之
成書葺琅函而作範絲聯繩貫郁郁彬彬縷析條
分堂堂正正第爲繁爲簡道貴變通而或委或原
法宜增減我

皇上幾餘觀覽灼見由來或令甲所頒酌時宜而
尚須損益或章程所布踵往事而猶待蒐羅或當
時秉筆諸臣有未曾窺之簡牘或向日分編衆手

有不及訂之異同况乎繼繼承承相距又更廿載
欲使元元本本豈容徒襲成編 特諭開館重修
親爲耳提面命指授全書之體式曠若發矇開示
原稿之舛訛洞如觀火參稽則發史宬之實錄點
勘則考檔案於各司其有應行更正之規條悉經
隨時請 旨而欽定我

皇上聰明時憲大文攄官禮之精制作日新鉅筆
闡典謨之要探蓬山之卷帙共仰 睿裁勤黼帳
之研覃咸欽 宸斷乙夜手披籤軸笑貞觀之政
要僅出吳兢九重躬定魯魚陋開寶之陳編但資

溫叟於是發凡起例若網在綱州次部居如裘挈
領奉 乾衷之酌劑至再至三稟渙號爲編摩勿
猥勿併其門類自宗人府以下文武分列而於都
統侍衛護軍提督諸項尤廣增添其援引如品級
考等書采緝備詳而於臚陳原議汎敘舊儀之處
更多刪削一切微文末義皆歸則例另編庶與現
行不相刺謬所紀者實心實政詎取支離所載者
大經大猷毋庸粉飾金科玉律總期宜古宜今綠
字赤文要在有倫有脊繼志述事爲

兩朝成績緒之猷衣德紹聞俾億載奉貽謀之美
當此青編之告竣適逢紫塞之歸誠瀚海河源版
圖式廓金匱石室著作重新從此標以牙籤冠西
崑之玉府宣來瓊笈麗東觀之珠囊鴻網舉而細
目張百官萬民俱是則而是做一道德而同風俗
海隅日出皆是訓而是行堂哉皇哉茂矣美矣臣
等學同窺豹技愧雕蟲忝受役於丹鉛幸得聞於
訓誨涓埃欲竭無裨 天縱之能筆削親承莫助
一辭之贊遂使螢光燭火附陽照而生明腐草枯
株托 恩暉而滋潤謬參檢校敢謂殫心得所遵
循勉思寡過臣某等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將纂成會典一部共若干卷裝成若干函謹奉表隨進以聞

進禮器圖考表

臣等奉 敕纂修禮器圖考今已告成謹奉表恭進者伏以

帝制光昭建古今之極則

皇儀懋著炳宇宙之大文綜百代以定經綸質文兼至彙全編以彰物采法象常新執兩用中必斟酌而飽滿惇典庸禮迺範圍而曲成慶洽黃圖輝

生綠字竊惟顯庸創制洵治之洪模文物聲名繫熙朝之盛軌以格天祖則尊罍簋盥盥薦是將以泣臣民則車服旂常和鸞必叶嚴宿懸于庭燎則堂上堂下之聿分驗測景于靈臺則單環雙環之有辨至于冠裳垂定式用判等威介冑肅戎行爰蒐軍實凡茲器數之燦列悉爲經制之攸關是以觀象審音虞書肇其制太府司服周禮載其詳惟是或質或忠旣隨時而異尚不沿不襲貴損過以就中稽綦母君之舊傳阮諶之圖已佚攷聶崇義之所緝賈氏又斥其非韋公肅撰禮閣之新儀

西莊始存稿 卷二十六 二
書闕有間蘇明允編太常之集禮語焉不詳僅識
趨時不免因陋就簡但知泥古復虞執一鮮通學
步效顰皆嫌無當刻舟膠柱豈曰咸宜苟非統之
有宗會之有原壹歸

上聖之親裁曷由會其有極歸其有極丕建隆儀
于盡善欽惟

皇帝陛下功參兩大德備三無乃以釐工熙載之
餘彌殷慎憲省成之意溯自 國初之定制多仍
曩代之成規凡爲豆籩几俎之用于郊壇以暨儀
仗輦輅之陳于朝會或形樸略或病拘牽或名象

未極其雅馴或方色未諧于典要他如冠服雖有
度數莫効編摩樂器雖備聲容罕經紀述况乃銅
儀以規晷度恒星移而行次稍差武庫以飭軍儲
令甲垂而會典未載 特頒異命重定規條丕煥
離明細紬竹素參稽志乘增略而刪繁搜採禮經
去俗而歸雅絲聯繩貫頻請決于 乾衷面命耳
提皆受裁于渙號于是經經緯史若網在綱提要
鉤元有條不紊仿古人右史左圖之意故設色界
畫咸作繪于右方合一代朝章法物之詳而縷析
條分每著說以闡義金科玉律總期宜古而宜今

西莊始存稿 卷二十六
赤簡丹書要在盡倫而盡制有典有則按籍則毫
髮靡遺一器一名披圖而分寸可計觀其會通行
其典禮百官萬民咸遵道而遵路人官有利物曲
有能率土普天胥是經而是程誠哉冊府之鉅觀
允矣禮家之極軌臣等職籍氏之司典比內史之
掌書遠愧左雄葺南宮之故事近慙蘇冕緝唐世
之舊儀幸得與于見知俾各抒其一得才非尹拙
謬廁論堂識異陸佃叨求禮象欣睹道德同而風
俗一丹青絢爛無非聲律身度之精從茲鴻綱舉
而細目張典冊焜煌悉昭麟趾關雎之意臣等無

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將纂成禮器圖考一部共若
千卷裝成若干函謹奉表隨進以聞

西莊始存稿卷二十六

西莊始存稿卷二十七

策問

乾隆二十四年福建鄉試策問

問道之大原出于天自其在天而言之則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是也自其在人而言之則所謂降衷下民若有恒性者是也自古帝王欽若昊天敕幾凝命靡不本天德以行王道蘊之爲心法出之爲治法無二理也我

皇上秉行健之德敷執中之政建其有極以作君而兼作師蓋自堯舜以至孔孟相傳之理與夫有

宋諸儒所爲講明而切究者我
皇上實有以得其會歸而一一見諸行事故直舉
內聖外王之道而一以貫之閩中雖僻在海徼然
沐浴于樂育之澤蓋已深矣迺聽下風耳濡日染
其于

聖天子緝熙敬止基命宥密之要亦頗能仰測
高深于萬一否即性命之說唐虞夏商諸聖人言
之猶略即我夫子亦罕言命性與天道則不可得
而聞迨子思孟子之徒而于天人性命道德之旨
言之乃詳何與豈前聖所未及言必待後聖之賡

續而始備歟抑繁簡不同而其揆則一歟至于學
者求道之方雖非一端綜厥指歸不過曰存誠曰
居敬曰慎獨曰彊恕其載于四書五經者能條析
而備言之歟道學莫盛于宋而濂溪周子實開其
先自周子傳之程子程子以下數傳而得朱子朱
子又遞傳至何王金許諸人其間源流授受大略
何如諸生究心正學其各述所見以對

又

問經之有傳注訓解也尚矣兩漢去古未遠孔門
之微言大義猶有存者諸儒尊其師說各自名家

彬彬稱盛焉歷魏晉及隋傳經者代不乏人至唐
集爲九經正義宋又益之以四經乃專宗一家之
說而盡廢諸家其去取果悉當否抑其所取若王
弼諸人孰得孰失孰淺孰深孰略孰詳孰真孰僞
孰爲兼通衆義孰爲墨守一師孰爲取裁前哲確
有稟承孰爲憑臆立言得自創獲者耶爲正義者
在唐爲孔氏賈氏徐氏楊氏其餘各經則宋邢氏
暨孫氏又附益之諸家之所本者何人其中間稱
大隋是又不獨唐人所撰也就諸正義較之其亦
有淺深得失詳略真僞之可辨者耶且注賴疏以

明而邢氏孫氏二家于本注反從刪節何耶自宋
以來言經者多宗朱子朱子之說經也于四書于
周易于詩各有成書于禮有書而未及成于書則
口授之弟子于春秋及孝經爾雅則未暇及僅散
見文集語錄中其義例旨趣亦有可得而約舉者
否夫漢唐宋諸儒于經互有短長不可偏廢要而
言之大約前則十三經注疏後則朱子手定之書
此其最著者也我朝文治誕敷崇尚經術御
纂四經欽定三禮折衷至當集古今之大成而
所採取亦惟注疏及朱子之說爲多爾多士服習

西來如不和
既久盡誦所聞以爲 當宁獻

又

問文章者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而或以小技
目之甚且比諸榮華之飄風好音之過耳斯何故
也豈非文自有其可傳者而雕鏤藻績之作固不
足以爲文歟夫爲文之道有本有末窮理格物讀
書養氣茲非其本乎布格立局命意修辭茲非其
末乎唐以前姑勿具論昌黎韓子起八代之衰至
其論文則曰無難易惟其是抑何簡易明切如此
也然則文豈有異術哉唐宋八家之目起于何時

八家之所以高出于諸家者何在抑其他輔翼八
家者豈別無可取者耶元之虞集揭傒斯黃潛柳
貫歐陽元吳師道吳萊戴表元明之王禕宋濂亦
足接武八家否嘉隆以後震川號爲大宗王元美
稱之曰千載有公繼韓歐陽推崇至矣其說可得
聞歟文集之傳于世者指不勝屈學者不能徧觀
也于是乎有選本而文粹文鑑文類文衡各有專
書行世不特示文家圭臬併以備一代掌故焉其
法甚善顧文鑑所錄止于汴宋則建炎以下之文
亦有可得而論列者否我

西莊如存和 卷二十一
皇上天縱之姿日新之學 御製樂善堂文集廣
大精微度越前古近復重加編訂昭示久遠而
幾餘偶暇時灑 宸章制作之富直與日月齊光
江河比潤至

御選唐宋文醇提要鈎元又有以啟斯文之津筏
儒者躬逢 盛際爭自濯磨必當有好學深思之
士出乎其間以應休嘉之運尚各攄所心得用備
乙夜之採擇焉

又

問民生之利病視乎吏治之賢否所關非淺尠也

則察吏之法洵不可不急講矣虞廷之三載考績
周官之六計弊吏法至良也漢時吏治號爲近古
循良之績史不絕書其激勸之道今猶有可考歟
唐定内外文武官吏考課之法有四善二十七最
又于其中分爲六等宋元祐初則有四善三最以
定課又于其中分爲三等凡此載于唐六典及宋
史選舉志者其科條節目可略舉歟我 國家
列聖相承以勤民爲家法求賢助理綱舉目張品
式必詳殿最必慎致治之隆固已遠追唐虞三代
之盛矣

西莊女不稱
皇上宵旰不遑念吏治之尤重也屢頒明詔酌
簡易之條專久任之令大計必加嚴核京察概去
自陳封疆要員則定期入覲侵貪諸案則徹底
澄清所以整飭吏治者如是其勤也乃百爾臣工
猶偶有不恤名檢貽玷官方者將公爾忘私之謂
何諸生異日皆當有靖獻之責其所以不負我
君不負我國者翳何道而可抑又思之吏治以
守令爲尤切蓋守令與民勢近而情較親凡爲民
興利除弊悉守令職也

皇上躬理庶政班朝泣官一命以上皆臨軒而

遣之近又特旨令在京部院堂官保舉堪勝知
府之任者以備簡用是重守令凡以爲民也昔
者漢詔二千石修職事察官屬宋魯宗道疏請慎
選親民之官司牧之任自古重之矣明道程子爲
晉城令橫渠張子爲雲巖令皆以王道爲治諸生
處能爲醇儒出必能爲循吏官箴之法戒諒已講
之熟矣其斟酌今古詳著于篇

又

問移風易俗致治之極也風俗之端始于士之敦
行而終於民之率教伏讀

聖諭廣訓有曰明禮讓以厚風俗仰見
祖宗訓俗型方之至意甚深且切我

皇上黼座敷言亦罔弗以端本善俗爲兢兢夫民
風士習實爲人心世道之大閑是以風俗之最要
者在使薄海之內咸曉然知尊君親上之分誼而
交勉爲善士良民然後禮讓興至于閭巷化勃谿
之習媮黨泯乾餱之愆此其小小者耳今日之爲
士爲民者涵煦于

聖朝教養之澤亦旣浹髓淪

肌矣乃士冠四民藉爲表率而猶或不克敦厥素
履至于踰規偃矩者有之若蚩蚩之氓蠢爾無知

則廸屢未同作奸犯科者又往往間出乎其中將
欲磨揉遷革偕之大道是遵何術哉古者邦教掌
之司徒而必多其官以廣其董勸之路于是有師
氏之教有成均之法以收天下士于家塾黨庠術
序國學之中而明習之以六德六行六藝其莠民
之不率教者則又有鄉八刑以糾之有郊遂寄棘
以懲艾之其詳如此今日者月課歲試以校其藝
文舉優報劣以核其實行所以課士者綦周矣講
讀律令以牖啟夫顓蒙編查保甲以釐剔夫猾匪
所以防民者綦備矣必何道以程其實效而俾之

不徒爲文具已乎多士民望也其平日所當砥礪者不外績學植品兩大端試徵諸往昔則胡瑗之教蘇湖李時勉之教太學咸卓然著聲而朱子之立教也有分年日程之條元儒程端禮嘗增輯爲一帙多士景行有素亦嘗識其大意而能言之耶願各陳其蘊蓄毋有所隱

策

乾隆十二年江南鄉試策第三道

問正史而外能博綜古今明乎典章制度之大與夫因革損益之由討論百代之得失而加之

折衷其爲書古未有也則三通尚矣唐京兆杜佑作通典二百卷分類凡八宋鄱陽馬端臨輯文獻通考三百四十八卷其類自田賦而下凡二十有四而莆田鄭樵通志介乎其間改表爲譜倣志爲略首氏族終蟲魚爲略計二十鄭氏自言其書與通典異似不欲蹈襲前人者而馬氏評其書又大不同其說可得聞歟以三書之不列於學官未必家有而人習也然好古嗜學之士亦往往嚅噉乎其中馬書之視杜鄭書之視馬孰短長歟孰精而覈孰廣而煩抑其爲之

孰易孰難孰有所仍藉而增益之孰徒自誇詡以爲諸儒所未得而聞歟抑三書之門類能一指其目歟馬氏之考辨經籍鄭氏之研審字音說果善否李翰權德輿皆稱君卿有王佐才誠確論歟恭逢

聖天子稽古右文於十三經二十一史訂正刊竣之後復命詞臣校定三通并將續通考以垂法萬世諸生苟能究杜馬之學而博觀夾漈所錄以互相參訂正可及時自見矣蓋盡抒所蘊以爲當寧獻

二十一史者正史也史家之專書也三通者通史也史家之總萃也蓋舉歷代典制合爲一編其法最爲盡善而條例各殊且通考後又四五百年續纂未有善本則三通之學誠不可不亟講矣嘗考唐宰相杜岐公君卿當大歷初爲尚書主客郎雅有遠度志於邦典先是劉秩採經史制度沿革廢置議論得失自黃帝迄天寶末倣周官六官爲政典三十五篇房琯稱其才過劉向佑因廣之參以新禮爲二百篇以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刑法州郡邊防八門分類號曰通典三十六年成書德宗時

上之世稱該洽至通志則輯自鄭漁仲氏漁仲居
夾漈山搜奇訪古初爲經旨禮樂文字天文地理
蟲魚草木方書之學皆有論辨條其綱目而名之
曰略凡二十略又取史遷以下十五代之史刪併
紀傳以唐書五代史本朝大臣所修不敢議迄隋
而止合二十略統曰通志高宗幸建康嘗命奏進
會樵病卒淳熙間上之宋末馬貴與又別撰文獻
通考貴與爲觀文殿大學士廷鸞子宋亡不樂仕
進端事著述以杜氏通典尚有闕略乃綴緝考評
部分彙別自天寶以前則增益其事迹之未備離

析其門類之所未詳自天寶以後至宋嘉定之末
則續而成之爲門二十有四書成後內寺王壽衍
上之於朝蓋貫弗二十五代文章莫大乎是哉夫
此三通者誠堪鼎足矣然岐公原本劉氏兼采六
典王冀公謂其中四十卷爲開元禮馬氏則曰節
目之間未爲明備去取之際頗欠精審蓋古者因
田制賦賦乃米粟之屬非可析於田制之外古者
任土作貢貢乃筐篚之屬非可雜於税法之中乃
若叙選舉則秀孝與銓選不分叙典禮則經文與
傳注相混叙兵則盡遺賦調之法凡若此類寧免

小疵至於天文五行藝文歷史各有志而通典闕如又王溥作唐五代會要首立帝系一門叙各帝歷年久近傳授始末次及后妃皇子公主之名氏封爵二者歷代之統紀係焉兩杜亦不之及蓋通典之可議如此夾滌於元豐晚出之偽三墳則信之於毛鄭久傳之小序則詆之陳直齋已譏其師心自是不知而作至於二十略者馬氏謂天文地理器服失之太簡古器服制度甚多今止樽罍一二亦云器服若禮及職官選舉刑罰食貨五者天寶以前盡通典全文天寶後竟不續增又以通典

細注稱爲己意附其旁而無所發明疎陋如此乃自詡本前人之典而亦非諸史之文不亦誣乎明胡元瑞又譏藝文校讐二略錯繆疊出如叙崔曙於許渾後之類不特此也地理略前叙川瀆源流不備其後仍襲杜氏州郡序文及開元十道圖耳謚略僅取蘇氏三百十一條而增損之其謚義竟不復見何耶蓋通志之可議如此要之通典條貫古今端如貫珠奕翰序之謂近代撰集御覽藝文玉燭之類博則博矣然率文章之事記問之學至於刊列百度緝熙皇猷至精至粹其道不雜比

於通典非其倫也本傳亦謂儒者服其約而詳則杜書誠有不可及者鄭之序二十略自云五略漢唐諸儒所得聞其十五略漢唐諸儒不得而聞未免言大而夸然本傳稱其敷陳古典自成一家馬氏又以為氏族六書七音等略考訂詳明議論精到所謂出臣胸臆者誠是也元吳繹亦謂包括天地陰陽禮樂制度大無不備小無或遺然則鄭志其接武杜書而亦不可廢者乎若通考之作自田賦錢幣戶口職役征權市糴土貢國用選舉學校職官郊社宗廟主禮樂兵刑輿地四裔俱為通典

成規經籍帝系封建象緯物異則通典所未有而補之者凡叙事則本之經史而參以會要及百家傳記凡論事則取當時臣僚奏疏及名流燕談稗官記錄其史傳可疑論辨未當者則以己意附其後擇焉精語焉詳豈非廣大精微者歟在咸平中宋白嘗續通典元胡身之引以注通鑑魏了翁又作國朝通典樵子翁歸續其父書皆未成也蔡籥又續宋通志今不傳明松江王圻元翰續通考至隆萬而止謂馬氏詳於文而略於獻益以節義氏族方外諸條然所采不遺宋遼金元四史複雜漏

西莊始存稿卷二十七
遺豈得與三通並論哉近南昌孝廉鄧佐之履中
合二編爲一復二十四門之旨海鹽胡震亨孝轅
撰通考纂廣陵史以遇際亨撰通考鈔常熟嚴虞
惇寶成撰通考提要篇幅單窘皆無足觀我
皇上嘉惠多士俾羣臣校刊三通并續通考誠盛
舉也苟能薈粹羣書廣加增廓吾見續通考之作
且將駕三通而上之矣

